樂全集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九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官人論

臣聞股肱元首一體而後成人陰陽沖氣三合乃能生物君臣之義相須猶然故理亂在庶官安危繫所任良臣惟聖后德惟臣按歷代之典刑覩先王之治道莫不簡賢悅任論才賦政勞於圖擇佚於任使堯之克明俊

德舜之時亮天功分職用人猶咨四嶽故堯曰疇咨若
予采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
載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是播種必稷擊
拊必夔各用所長故善其事爰及三代官有世守業精
能勵百務用舉在漢武宣之朝亦稱多士之美內則有
儒雅質直運籌定令文章應對之臣外則有將帥奉使
宣風理民之良咸稱諸用各濟其志以故西漢號為理
古凡魏晉而下創圖之主致治之君未有不能駕馭英

髦賞拔俊彥而能建大功業立大制度貽謀長世垂裕載籍者也然官紀之制世增其獘原本要末請試槩論葢天子惟君萬邦國任三事摠百揆者則謀建庶官之長列庶長者則博選衆職之任畀治其目尊領其綱各有典司不相侵紊故人有所守而各安其事為法也簡而責效也詳人君可以垂拱而仰成百度所以條貫而有序及乎隋氏悉擥下權一命之徽咸自王命三銓汨混諸流繁錯臯陶九德不足以盡官才之方周官六計

不足以為弊吏之法毛玠之執衡鑒不足以振頽俗山公之善題目不足以發清議矣唐氏雜用隋制皇朝多循唐舊今吏部之職分而五仕塗煩廣賢愚不可周知資格有常能否固難悉辨然王者設官分職以立民極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大臣舉賢援能分治邦政在乎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夫百司羣吏既非尊達各有其長其旦夕承弼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左右前後之士固宜周識其善惡各盡其器能孰有致君成務輔相之道

可以居廟堂孰有折衝決勝將帥之畧可以安邊域孰
有沈謀深識可以斷大事孰有純誠樸忠可以臨大節
孰有通塞之術可以主邦計孰有方重之望可以執邦
憲孰有詳練故實稽古之學可以備對問孰有不畏彊
禦敢言之氣可以司諫諍此皆帝室儀表當世衡石朝
家輕重之所賴生民休戚之所憑夫不深詳乎僉議夙
存乎簡注一職不舉固有闕政矣至於專使之才如終
軍陸賈者牧民之術如延壽黃霸者澄清風俗凌厲名

節如張綱范滂者明慎刑獄哀矜平恕如釋之定國者此皆內與之為政外與之宣風揚主之恩威為民之舒慘者又可不素察其能否而克收其功用乎臣嘗讀漢書見元嘉中丞相王嘉上疏曰前山陽亡徒蘇令發為盜欲遣使問狀時無可使者盩厔令尹逢拜諫議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先蓄養使之成就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每讀至此輒廢卷長息夫以孝哀之世其天下之廣職位之衆猶武宣也而

朝廷虛空邦國殄瘁至無一使人之才得非由人失素
備之道者歟故臣深願陛下廣知臣之明為立政之本
采拔罔踈賤之間信任存始終之禮使端良之士夙夜
乎左右才德之臣表率乎臺閣廉能之吏刺守乎州郡
則陛下固可以高拱乎太紫凝神乎穆清不出戶牖之
前而天下固已理矣臣才駑識近不通理要相時官人
之道稍近乎政之損益者論著於後掇所遺焉

用人體要

臣伏以皇朝兩府前代三司所以平章庶政之經總覽萬事之紀下賦羣吏之職恢成天下之務故高宗以傅說作相而說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西漢丞相東西曹或起為中二千石東漢三府察廉秀高第出補刺守入居鄉校南朝晉宋以來五品已上執政與吏部參掌以至於唐宰臣猶得以不次進用官吏代宗時元載當國而公道隘塞常衮預政而人材凝滯及崔祐甫作相日除十數人未逾年凡除吏

八百員上曰或謗卿所除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曰進擬庶官必量能補任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粗諳人材若素不知聞何由察其言行上以為然識者是之憲宗時李吉甫自承旨作相謂學士裴垍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擢英俊君多精鑒幸聞今之才傑垍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重吉甫有得人之稱自文宗之世宗閔德裕之輩挾私後公結援相

傾而朋黨之議興焉故文宗曰去河北賊至易去此朋黨實難由是進用一官遷除一吏各相顧矚恐涉譏議豈至公宰物之道歟伏惟我太祖太宗之朝擢賢任能使人以器才畧奇傑或數年而至公相猥昧無庸或逾紀而不改或早品而處要重或高秩而居冗散升沉取舍惟才是視故能興造功業安綏四表制度遺文貽厥永代夫功名所立必由駕馭後世因循成獘葢自承平之久在今致理之本莫先官人之事助陛下官人者豈

非宰相乎官至卿監職參臺省遷用之命故在政府郎官已下屬乎審官注授之職統乎選曹是二有司者宰司實掄之且今外任之重國權所寄不在廉刺之職分而為二轉運使提點刑獄者也天下諸道不登百人是百人者誠才則天下之政舉矣此陛下所當簡注宰司所宜慎選者也臣比見詔書吏委兩省兩制薦舉此固朝廷不欲私用人之柄與天下公共之意然凡被舉者又果盡賢乎若類其資歷第其秩位貫魚授寵無復區

選定馬於乾不知適變是猶按伯樂之圖而求驥騄於市也臣愚謂宜斷自宸明遠遵往制以用人之柄責於宰司凡滯淹之才俊傑之器名行磊落衆實共聞自可越次甄升急收其效必依階躡級豈曰用人雖大吏而不能厥職居刺守而不聞治狀大者宜罷歸田里小者宜退從宂散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謠言又漢舊制州牧奏二千石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遣掾史按驗而黜免之此前代中外羣

吏升善退惡咸自宰司之故事也既付之以柄推之以誠則一夫不獲一官不舉陛下有所問之矣或曰經綸屯昧之時則有不次急用之擢持盈守成之時自宜遵常守故而已臣以為此乃腐儒之謬說豈英主之遠謀且陛下向者躬攬萬幾再新區極獨斷不謀拔才振滯彼一二臣上膺奬擢咸自卑仄驟升清要又豈資任之云乎況此三司實掌衆職動而引例何謂掄材能者一日而在下則失一日之益不能者一日而在上則有一

日之損故升拔善良斥遠邪惡以一日為晚何遵常守故之謂乎夫然故上下盡心庶官脩舉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上無焦勞之憂旰昃之慮而百職理矣

郡縣理本

臣伏以今外權之重惟轉運一道百城號令千里官吏之黜陟財賦之弛斂恩澤之流壅民政之慘舒郡縣觀聽其風稜國朝倚辦乎外務提衆職之綱轄實方面之師表葢漢刺史之職而唐度支諸道巡院留後之任也

漢制刺史掌以六條督察二千石而不主金穀貨利之事其主金穀貨利之事者則大農有部丞州一人而郡國有均輸鹽鐵之官唐世亂後急於兵食而計臣始兼轉運諸筦榷之名而諸路置巡院官掌賦調之式委輸之藏而不摠州郡之政吏民之事其摠州郡之政吏民之事者則有按察採訪黜陟之使今之外臺乃兼其任受國寄用勢望甚雄小大之政無所不統夫其捃拾勾剝錐刀毫忽之計損餘補寡給報調度之筭正一胥史

可辨者爾轉運使之大體在乎訪視風俗革正其因循之弊廉實官吏周知其否臧之才此固水木之本源衣服之冠冕矣是之弗圖而猥事乎米鹽芻秸之微誅致乎圭勺星銖之謬而宿姦大猾據都占郡府署為豺狼之窟州縣為虺蜴之宅以至暴於天聽達於四方而外臺猶莫之舉也此豈所以與天子共理之意歟比者朝廷議郡長吏之罪而轉運使坐累左遷斯見乎朝旨務澄肅乎外政者也夫聖人立法所重成俗習見既久回

革已難今天下之俗樂和易而惡堅介貴循常而重改
作建一功利必蒙生事之名免一惡慝已落深刻之謗
故雖綱膺之蒙寄任於今猶頗牧之當漢文之世也
臣又詳轉運之名蓋以賦輿為主似非專為舉賢
黜惡而設也子曰必也正名乎則其居是職者先聚
斂而後民政又不可多識也昔在兩漢雖有刺史督州
而又時遣四出察羣吏之治故前漢則有繡衣直指傳
行郡國得專戮二千石後漢則有美俗清詔之名分行

四方唐雖有採訪按察之職而亦時遣郎官御史訪事得失臣愚以為宜舉漢唐之典精選臺閣之臣才識深明風度方重者銜命分道參考民謠以升聞廉正劾免庸暴必列疏其能否之迹實錄其善惡之狀以行誅賞之法以立褒勵之道至於有可興之功利有可蠲之疾苦草萊有幽潛之士閭巷有節義之人因得搜揚以輔政道數年輒一遣而勿限於常如此則吏知沮勸常懷戒懼之意民有侵枉益開辨理之途利害上達而不遺

恩澤下流而無壅矣

考功之法

臣聞三考黜陟著於虞典三年比校具於周官在漢則京房創考功之法在魏則劉劭立都官之制杜預泰始之格則委乎達官以考所統崔鴻延昌之議蓋病乎選曹之無甄擇論雖畧著於後事各不行於時南北下衰無復議者若夫考歷代官人之得失酌一時風俗之薄厚為政之迹良可槩知漢之察舉辨論已詳取九卿於

刺守取刺守於四府三署丞令之高課者而外以六條督郡國之治朝廷時遣詔使傳行四方以察吏考俗而公府聽採長吏臧否以謠言舉按輒被黜免不在考功之法而善惡彰矣魏晉之時九品之制中正之職方為脩舉末至陵遲中正第其才行吏部據以除授故雖不行都官考課之制而物議定矣永嘉之亂天下幅裂時政衰壓惕日偷安固無暇宏遠之謀猷以經時立政者也爰及有隋事不師古罷州郡辟署以收孳下權末品

徵資悉銓衡除擬官紀紊而人材雜矣唐氏以兵吏掌文武選事各分為三銓而考功掌校定中外官考類為九等雖制存著令而人鮮克舉凡二部所領六品而下赴期冬集臚唱注補而已夫停年之制崔亮設於神龜循資之格光庭立於開元積歲以為勞歷級以為限無賢不肖混然一律自是天官之任但行令史之職考課之制徒垂虛文今朝廷官人之式以貴任卑以衆任寡賢從類舉罪使連坐其道至公其法至平去偏重之權

無專蔽之謬所謂詢于衆與天下共爵人之義也然選曹所以弊羣吏之治者其功過之迹始於州郡書之而州郡所書限於條式徒鋪列其紊文猥及毛細之事逮於管釜盆盎老婦之用悉籍之有同乎劑約能否之用良惡之迹昧昧不可得而知也及滿歲未調銓衡驗覈第能駁其文字小訛日月微舛勘詰細故邀賄引賂吹毛掩瑜去小州入大州解遠縣得近縣叙遷次補如魚貫雁行去此取彼若探囊發篋以故惡吏無所畏避民

政多至紕錯臣謂宜令天下州郡歲結羣吏之課必先
疏其功過之狀則又以善惡深淺而相補除第為三等
直云某人居某職事能舉其職嘗建立某功事有利於
民嘗管幹某事能辦成或覆獄能得隱濫或能發大姦
猾去民蠹害其書過罰約此凡郡縣衆吏長吏親書之
其守倅之成則轉運使提點刑獄分校定之逐部州郡
設月日期會集上於二司二司之官以其集時咸會治
所受部郡之考籍而參議之類其殿最歲上於王府移

副於考功伏望朝廷慎選材識之士以授考功之職益增其員分總諸道受外臺所上部郡考績之狀使得博采乎清議訪察乎風謠有貪暴而居優課循良而處劣第得以論糾察實其功過之事既合補除之法各以其秩序或上於宰司或列於審官或報於選曹各依等而行升黜焉凡吏涖職三年繼考三上者遷階之三下罷免之二上而一下優叙之二下而一上殿留之其餘以是為差也此其約而易守簡而易辨有稽於古可繼於

後吏知乎苟且非干時之術必勤於展用士知乎名節為取重之道必勵於進德則是為善之士益勉舉職之吏咸勸郡縣之政不肅而成矣比夫房劭之苛制崔裴之弊迹不少善乎

辟署之制

臣聞周制大國三卿命於天子自大夫羣士皆命於其君王卿士之官屬亦各自選用故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惟其吉士漢之藩國朝廷獨為遣傅相

其中尉千石而下得自置立三府各擇掾吏州郡從事列曹衆職悉任之於剌守魏晉始建九品官人之法中正覈人材於外吏部銓授於中而辟署之制仍行不廢隋開皇中内外庶官罔論大小悉歸選曹無復外補唐氏雜考古法稍復其制採訪節廉之官屬判官而下皆自延請其已就署徐乃上聞未奉報者稱攝既王命者同正肅代之後嶽牧權重或自除支郡剌史專戮二千石凡諸辟用悉兼臺省皇朝興國初始罷假攝而重臣近

職出臨方面自介倅賔佐逮諸掾吏得自王官請辟相承惟舊於政殊無損者而頃議者復為過論以為多引交舊或容請託又慮孤平之人纔上被代使奔命之不暇且郡縣送迎之㳺勞由是復止奏辟之制臣聞書戒任賢之貳易美彚征之吉傳褒舉善詩貴烝髦且朝廷官人之法大體以保任論薦為選擢之路位登朝列職分半刺固可以舉其所知矣況大臣者上所尊禮而信用者膂共理之寄求自助之良設令引交舊而得賢容

請託而不失才其亦何愆乎義凡所謂善知人者必審其善惡察其器能非交舊則何從知之旣無交舊之素則必求於長者之譽善人之論採清議訪鄉評而取之是故涉乎請託矣魏盧毓曰夫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畏教慕善而後有名是不猶愈於殊無善而稱者乎而議者迎事端而設防蔽滯俗情而虧大體使大臣知善而不得用知濫而不得去是何取乎理哉臣愚以為宜復舊制稍為條約遂其援能之善塞其過分

之請論辟之始當依遷次而補除贊助有闕自用常科而奬薦誠有人乖物論非可掩之瑕事出倖私有駭衆之迹自可使憲署彈劾外臺察廉暴其妄舉之懲示以必行之典如此則當薦延者有顧慎之意礪名行者有伸知之望吏皆勸向事斯脩舉翹楚必刈白駒可縶上爲掄拔以漸之道下免滯淹不調之歎干旄好善雖紀浚郊之美棫樸官人終歸周朝之盛矣

樂全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十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宗室論

臣聞昔在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而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三代之王莫不封建宗子以為藩衛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其敦叙世族之義則有飲食之禮親睦伯叔之國則有脤膰之賜及其衰也幽王不能燕

樂同姓骨肉相怨而頍弁角弓之刺興焉平王棄其九族而葛藟之譏起焉然維城毗輔翼獎王室故有周之享國逾八百年及乎孫秦郡縣天下專自封大不復建侯子弟單微勢同匹庶及山東寇起子立無救四方瓦解遽至顛覆二漢之制屏翰支子入參宿衛宗室賢者預聞朝政親疏雜用輕重相權故基祚搖而更安國命絶而復續魏氏簡薄兄弟隔遠族人制諸藩王不許朝覲文如鄄城武若任國關防禁固才不試展而乃忍死

待賦託孤寄命本根淺弱龜鼎速遷司馬氏近鑒當途謀安後世配兵諸子分據要地永嘉之後禍變九作自相屠刈過於血仇離石嘯亂區域大擾羌胡紛起王制剷盡猶賴藩戚撫臨方面故大命重集於江左焉中興之後敦峻干誅皆自上流感逼京邑故自晉世逮於宋齊險害都會必命王室子弟鎮督之於後劉蕭二明昏迷悖亂忌同好異縱其尋斧枝幹都盡枯枿兀然股肱悉除但存胷領險慝之人以為利姦雄之臣以為福故

使齊梁坐移神器嗚呼滅天理反人道汙禮義傷風教
凶德之大其惟内自誅夷者乎近者唐氏創業亦多宗
室立功中世已還多難之際斧鉞征討巖廊謨謀書勳
鼎旂流芬史諜者同姓近屬實繁有徒臣聞教莫大於
親親道莫大於立愛故傳稱六逆其一曰踈間親夫子
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伏惟我國家德厚流光慶
基憑固天實保定長發其祥韡韡棣華既和樂而且孺
振振公姓皆信厚而有穆宜乎德教自家而刑國孝悌

達於四方者矣至於爵德官才教勸長善之道臣猶竊慊疑若有未盡至者採其大要敢僭論焉

皇族試用

臣聞周之五等分土繼世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無嫡選庶兄亾弟及故子孫傳祚與王家始終其支子為羣公子公子之子為公孫逮乎世代已遠服屬且疎則各以其祖之所居官或封邑或字或謚因以為族以綴親別本而各仕其國為卿大夫士焉漢之封

爵皇子則王王子則侯王侯世及無嫡則絶後武帝復
使諸王得推恩封子弟為列侯而王國之嗣無不侯矣
其宗室同姓肺腑之親入居卿相出為牧守中外遍處
惟才是用故諸劉繁衍彌漫乎天下曹氏裁制藩戚最
為無道至於隔其兄弟吉凶之問禁其婚媾慶弔之禮
上不得預朝覲下不得交人事離恩絶義斷弃天常能
者被拘才者不試故曹植自比圈牢之養物求一效死
之地而不得氣類乖踈公族翦弱故司馬氏乘間而起

如襲虛邑焉南北之際晉宋之事尹正王府督領藩鎮
兵戍之地險要之都必命宗枝分居岳牧爰及隋唐末
之替也我國家祥符之前皇親尚出臨郡後絕外授初
無他釁且天下一統承平治寧藩郡之勢制如臂指不
比江左隋唐都督節察輒千里百城事權之大也又何
忌焉蓋以其驕貴放恣鮮遵軌度罔自抑畏不知小人
之依故朝廷推示大公為百姓計上全親親之義下為
元元之福爾且國家基圖安固源流深長古者族食世

降一等親必有盡屬必益遠及本枝百世衍大蕃昌有藝文如向歆材畧如皐勉又可以勿用乎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大夫有貳宗士有隷子弟上下尊卑莫不用其宗戚以自佐佑春秋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譏其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至使出仕於晉故謂之出奔方今天下之大郡國之廣百官衆職文武參布宗室子弟豈無智可以效一官才可以帥一校者歟彼夫執事内外之臣統理軍民之長規約條教又豈生而知之

蓋習之則至矣臣愚以謂諸皇宗天戚有能脩整端良者宜稍試其材出領郡職入參環衛異同並進遐親踈雜用輕重相制等級相權唐之諸王率為州郡別駕漢之藩國衆務由於内史誠約漢唐之制漸進而叙用之選量上下律之以法宜其才用能否志行僻正可得著見矣則又察其謹良莊慎者以備王室爪牙焉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兄弟誠使盤維之固豈不益為廟社之休乎

諸院教授

臣聞昔在帝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夏有東西之序商建左右之學周則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樂師治國學之政自王及羣后之子皆訓以四術三行之事又庶子之正於公族者亦教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衆鄉方矣自秦燔滅先王之道而教其子以申商刑名之言不復有庠序之事漢雖開設學校選置師儒而國子遂廢齒學之

禮今諸宮院講說教授之官實古師友之地且天枝帝
胄習見驕貴生於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甫出就傅
性習之始朝廷當爲慎擇道德之老經術之儒莊介堅
貞之人純重規矩之士俾正言日入於其耳善氣薰襲
於其心使知恭儉之爲令名嚴畏之爲吉德聳勵之以
樂善則有榮賞福祥之事誡懼之以趨惡則有刑罪禍
敗之來善惡之端實由師友今乃使自薦請即爲除授
凡選人充職一歲乃得改官至有商販初仕輕薄少年

率僥倖以自媒為進官之捷徑以備優弄之具曾何誨導之為夫食茶蓼者不知薺甘居嬴博者必為齊言紺緅隨染薰蕕易氣況人抱血氣剛柔之性函欲惡荒佚之情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此言富貴不與驕侈相期勢必自至者也而不節之以德義輔之以正人欲其不入於邪動克由禮其可得乎周公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言方幼孺當慎所與朋處者也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臣伏見近建睦親之宮

制度周大前拱宸極後固國基夫漢立諸侯之邸纔備
乎朝宿唐建諸王之院專寵乎近親未有能糾合宗族
均恩等義如今之美者也其設司分局綱維備矣至於
教育勸勵之道臣敢獻愚焉其諸院講設教授之官臣
謂宜擇其學問精博志行端脩之士定其員數中開廣
堂為之學館凡宮族子弟尊卑咸會而以齒叙焉晨以
談經晝以學文學官分掌之而命耆德近臣一人摠攝
焉其勤於肄業恭懿莊儉學藝特優者使之上聞遷其

秩祿加之賜賚以旌之則其不帥教者不待罰而憤悱知勸矣鏘如冠珮雝居象魏之閭洋然頌聲如在洙泗之上不亦美哉故為國以禮動人以行王化之大者貴游公卿之子弟州鄉庠塾之士人莫不上靡德音下脩志業四方風動其教不肅而成矣振振公族咸如麟趾之時緜緜葛藟更茂本根之庇可為德化之熾邦家之光也夫

樂全集卷十

樂全集卷十一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禮樂論

臣聞昔在帝舜命伯夷秩宗以典三禮命夔典樂以教冑子爰及夏商制作損益不相沿襲周監二代文物全備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數度紀律具於六典於是教化浹洽獄訟衰息後之辟王其所守者惟祭與號而天下

尚知宗周以其典禮攸出根本所繫雖齊桓晉文立威
定霸必挾王命以令四方猶賜胙而下拜請隧而不許
降及末世韓魏之分晉田氏之得齊咸因諸侯請命於
周有封籍於文武之廟而後敢正名稱爵通於天下則
知疆域之大士民之衆甲兵之强威勢之盛不可以犯
典禮之重也不然者以齊晉之視安烈匹夫擒之爾後
至戰國兵連禍結九法盡斁三綱咸解諸侯先焚削舊
禮之篇籍而遂僭用王章焉然而維持邦國八百餘年

雖危不亡將絕復續非禮何以存之漢初承秦滅學蕩無條貫叔孫通採拾遺散草蕝儀法而後君臣之位正郊祀之禮脩宗廟以尊朝廷以嚴治道克興暴亂不作至於設官分職綱紀天下本末條理教民成俗使諸侯軌道咸歸於極則未暇也孝文接統治致太平賈誼勸上宜定制度興禮樂而時將相大臣皆介冑武人不知治體沮寢其議漢氏當文景之世可謂盛矣百姓樂業家給人足五都之貨殖七遷之豪舉驅扇浮靡汰蕩亡

度閭閻之僭乃過徹侯夫以文帝之恭儉務德具王道而徹者所不至於王一息爾其失由乎富庶而不能教也逮乎武帝招延材雋其文章儀物信美哉而制度典禮終不克建於後兵刑齊用財貨益急嚮非叔孫之法維持之殆矣由是言之叔孫氏之功埀於漢不在蕭曹之下也中興之後稍復增緝立明堂靈臺辟雍小學行宗祀養老之禮和安之世漸以陵遲桓靈不君王制大壞厥後吳魏異政南北殊俗世用多故文獻不足唐平

隋亂太宗因開皇五禮脩正頒行顯慶之初異同遽起開元之末討論甫定竊詳周官凡制度施設悉繫之羣職人存則法舉上脩則下存事為典常者則謂之禮不恭其事者輒董以刑表裏相成本末為用經國治民同條共貫漢唐作者有異於是徒能類其篇目而不屬諸典司止具乎朝廷之儀不該乎天下之務吏民約束乃別著乎刑書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夫訓民正俗不在乎禮典而在乎刑書此乃備其末而廢

其本縱其初而要其失故後王之道所以異乎三代者也我國家接衰唐之絶緒承五季之紕政德厚流光海㝢大定為承平者逾六十年宜乎必世後仁可以勝殘去殺然風俗猶未歸厚刑罰尚頗繁密故由禮樂未明數制未立王道有所壅而不備者也考定鍾律序正雅頌布明詔於天下誠庶民之僭惑此固朝廷深維治世之本欲清教化之原思納人於軌物者也臣聞之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先以典禮教民而不專用乎法

也是故禁於未發之謂禮救於已失之謂刑禁於未發
者謂大為之防使無越者救於已失者謂養成其俗而
後革之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是故設法而革於
既失不若立禮以防於未然也今小大之吏凡理民之
術莫不以簿書督責為急務文巧苛深為善職聚斂侵
漁集以為功剝刻貧民竭其膏血錐刀毫忽人盡爭之
此乃驅之使相吞食逼之使為盜亂又何暇孝友禮義
之勸廉恥遜讓之貴乎故夫知理化之大體稍能使民

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所能知者今凡羣臣之上計議條令之下四方非刑名之科即財利之事民不聞乎德教而惟利與刑之聞故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茍取一切無憂深思遠之慮由乎所以漸引其心術者末也方今聖主勵精於上賢輔講導於下兆民安業四夷來庭是可以闢九筵而布政立圜水而宣德益廣天下之庠序俾習射鄉之禮隆雅頌之聲分命大臣集諸儒碩士因前聖之遺制考舊禮之沿革定懿當之一説以折

衷於諸家芟其繁重以便遵用自國家損益之法至吏
民等級之度成皇家之大典立百世之宏規且王者受
命必有制作是故質文互變忠恭殊尚改正朔易徽號
別服色異器械所以新天下之耳目振舊物之頹廢又
况禮樂之大固無沿襲之理矣今天下學士所習者前
代之餘制廷列羣臣所引者往朝之故事我大宋繼天
而王久曠大儀小臣鄙愚竊懷憤悵蓋太平之期難值
英哲之主間出臣不勝踊躍於下以至率然不量僭陳

大議蓋為明時重惜也謹採末論稍近乎政教之本者存數條焉

學校

臣聞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夫其造育俊選以成官材是立政之基也上賢崇德正君師父兄之尊是設教之本也合射習鄉脩揖讓絃歌之節是禮樂所成也養老合語享孤念功是仁義所起也出師受成執訊反告是廟堂

之嚴也選習材能以助祭事是宗祊之重也蓋三王四
代盛德之世上自天子外及諸侯其所以化民成俗之
道未有不以學爲先也周官曰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
射於州序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文王
世子復載諸侯羣吏養老之事此則州鄉列國庠序之
禮咸與太學同制矣周衰天下大亂干戈日用而列國
之學猶存故子衿刺其不脩左氏美其不毀也漢文翁
首建黌舍於蜀郡仲舒次發太學於京師而公卿大臣

名儒隱德咸有門徒弟子橫經傳道書名錄牒或數千人至於東都學士寖盛故在兩漢其政事本於經術其議論依於王制朝有名教之勸士篤去就之行及桓靈失御姦亂滔天王綱解絶民勞板蕩而賴正人持教義士奮拯支壞持顛更延餘歷雖腥德已塞於上而清議不敗於下豈非教學之功漬染深厚之所致歟江左晉氏范甯立庠序於豫章庾亮起講舍於鄂渚然倡而不和絶而不續尋復廢圮諸生解散以是而觀時之風政

其可知也惟我治朝據宸立極丕冒出日同文一軌鳥言鴂舌知誦簡冊之言髽首卉裳咸襲端甫之服奎壁有爛河洛發祥文物炳然碩儒挺出故學校落做乎灘渙續興乎郟鄏摹規大於齊魏絃誦聞乎江浙樂善之吏經營其闕民悦獻力不令景從庠序之制班班然且遍乎郡國矣自非朝廷以道德風示四方以禮義熏襲齊民又安得不言而化如草偃風若是之速乎然臣聞一闤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周典以本俗

六安萬民其一曰聯師儒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人知重學今學宫盛立而師位尚虛諸生抱經侐然無主時敏厥脩雖得樂羣之所必有正業曷取函丈之間且夫百工衆伎必有師匠緇黃所聚輒立師長況夫學者為國造士使民興仁所傳者累聖之格言所習者先王之正道師教不立學乃虛器夫三代而下治道淳優儒雅尊博莫如二漢自文武之世屢下詔書勤命郡國勸使立學而終不能興自餘歷

世小雅蕩然故弗論矣今天下承文明之化庠序脩立
乃盛於兩漢朝廷宜遂成其善意樂以成之顧同不急
之務視之弗篤豈國家尊道育材之意哉間者近甸數
郡之學雖為除予講官旋復縻以吏職攬簿領之不暇
何圖籍之能精且國家奄有萬邦吏員至衆山澤津途
百家之聚錐刀可斂必遣王官惟是膠庠王道所在顧
一士之廩祿廢墩政之本原豈朝廷貴教化而賤貨利
之意歟臣愚以為宜委清望近臣上從朝列下逮選曹

舉經術篤行之士凡立學州郡悉為選官依其資任優其稍祿夫張官布職散劇繁時畧之則輕屬之則重貴之則人必同趨簡之則衆斯共薄事無大小柄其事則權歸任無高卑委其任則效立臣愚以為欲使師禮嚴重道訓尊立在乎使之專治學政主領學徒勤良者旌而異之悖惰者簡而黜之及賓興之時必叅以學官之論其嘗簡黜者弗在烝髦之選其嘗旌異者必預充庭之貢而命外臺察諸學之官其尤通博於講議勵精乎

教育能得學士自遠方至者上之特賜奬諭或有賜焉
太學貢缺即以充選且制使才名之士不歷學官者不
得入乎館閣入館閣者必先歷乎學官猶近制先倅郡
而後得補憲臺三院也如此則清流美士在乎學矣自
然師道尊而教立士業成而行脩禮義達乎閭巷德化
漸乎州里國獲良才之用民得善吏之庇三綱以正五
教用成絃誦聞乎四方道德行於天下矣

車服

臣聞為國以禮莫大乎制度制度誠立則上下之分定尊卑之序别爭奪之患塞僭亂之害除夫如是其理天下猶示諸掌乎傳曰夫名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在易節卦彖曰節以制數度議德行若夫以德詔爵以才居位是為議德行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是為制數度故虞書曰車服以庸又曰五服五章哉周官則有五儀九命以正諸侯之位以等諸臣之爵自國家封方之度宮室門庭之式宗廟祭

祀之法賓客交接之道鐘鼓羽籥之列几筵俎豆之數
冕服圭籍珮組之飾車乗旂斿纓就之制牢積饔食之
品祼酢問勞之節惟事事乃其有制而後邦國有倫也
是故覩其采章則人望而畏辨其文紀而衆不敢黷有
德者一物可以旌賞有功者一辭可以寵榮王者南面
而治惟名與器而已漢世車服頗存周舊自士已上帯
裳冠舄而皆乗車以馬為騑服異其輪輻衡軛轓幰帷
裳以彰等級之度自江左至隋儀物未替而中原永嘉

之後兵燹接跡先王典禮褻亂無遺元魏高齊增為奇詭輿裳制度於古無說隋氏一統稍復舊儀車服等衰差為四品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其三公朝服進賢三梁冠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皂領褾白練裙襦絳蔽膝革帶金飾鉤艓方心曲領紳帶玉鏢劍山玄玉佩紫綬烏皮舃笏用象牙乘車油幰朱網是時内外百官文物有序貴賤士庶較然殊别至煬帝數事巡幸屢興師役百官行從皆服袴褶始詔隨車駕涉遠者皆戎衣以五色表貴

賤焉唐侍臣服令雖畧比隋制蓋陪祭服饗元會大事
乃具服其讌見進對折上巾紫襴袍環帶鞶囊佩烏皮
靴而已始有乗馬之服蓋車不復御矣相承至今焉臣
聞古先聖人制禮之意為冠冕以莊其首為履舄以重
其趨行步則有衝牙之聲登車則有和鑾之節是故斯
須而必在禮矣夫貂而騎趙武靈所制之服也靴戎履
也合袴褶服也傳曰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
尊卑無章民何傚焉苟曰便而已矣天下庸得不馳騁

而狂惑者歟今郊祀大禮天子駕玉輅而王公百辟皆法服騎從此禮之尤失者也臣觀漢儀雖守令之卑皆有從車唐景龍中皇子將行釋奠於太學有司草儀注從臣皆衣冠乘馬時議者以為馬本用於軍旅戎服而乘貴于便習長裙廣袖紆組鳴玉非馬上所宜其議遂寢況國之盛禮天下所觀是宜示之以尊卑顯之以秩序而使輔相之重雜於騶騎之羣豈所以彰朝廷之尊嚴者哉又巾履靴笏自公卿大臣以為朝服而卒校胥

史為制一等其羅縠綺紈織文絺繡自人君至於庶人同施均用其居室器玩之汰則豪人大賈踰於貴戚臣閭周官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臣愚以為宜約前世之禮文詳定方今之制度大臣復依漢晉乘車駟馬增異冠服卿大夫士以品式差降之貴則備物卑則畧焉其卒校胥史盍稍撙省其製令有所殊異不相疑雜則上下不相褻朝廷之道尊等級自隆居然崇陛之象紀章自辨無復假器之譏矣

僭俗

臣聞古先聖人其制民之法詳矣始則經土立井分鄰畫伍爲比閭族黨之法保受救賙之議辨之以四業任之以九貢以同風俗以齊豐寡將以敺之趨本勵之無游故使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樹者不椁不績者喪無縗猶慮敺而勵之末從也又爲罰焉故使宅不毛有里布田不耕出屋粟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惰游棄本者縞冠素紕垂緌以恥之已事其

事矣又懼其侈而慢也故使雖富不異服無故不食珍納幣無過五兩合親不踰一肉老少異粻長壯殊役則是衣服飲食喪祭嫁娶之事莫不為之法制矣而後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比為之長閭為之胥教訓斆勉繩非糾怠是以民之生業均平而國之禮義興起矣自秦氏毀井田立阡陌賞勵貨殖寵縱兼并至有專地跨於丘甸籠利占手山澤強弱相伏富貧相役四維盡棄淫刑以逞王道蕩壞遂不可復其流虐遺弊蓋至今焉於

後天下或合或離承運立統凡十七姓平國治世惟漢
與唐以文景之盛德文明之英才朝廷之政既脩天下
之俗已泰民知自重刑辟希省可謂既富庶而教之之
時也不能圖建遠猷為之制節故其豐大及身而已天
寶之敗仍親取焉今我治朝一統寰域日出月入咸被
聲教自穉及耋不知驚擾導之以禮樂漸之以德義作
法于治今實其時然天下務穡寡而游冗煩末俗逸而
誠農困通貨貿遷者倅騎從後坐壓射利者大第相倚

食享列鼎服備四時曲堂便房妓妾夾侍四方新異咄嗟畢到與夫躬執耒耜寒耕暑耘水旱憂於前租庸逼於後奴妾不售溝壑為家其勞逸如何哉臣聞周官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死生貧苦人之大惡故欲惡者人情之大端而制節者理人之大柄民知分限規繩之不可踰則貪奪僭侈之心息仁義廉讓之意興是故王道之端必自制節始也其在易履卦之象則曰履以辨上下定民志故知上下誠辨則民志

斯定民志誠定則暴亂侵爭之患何由作乎向者頒下明詔誠天下服用之尤僭者而靡流之俗知勸矣夫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理教之當以漸成也臣聞孝悌本於朝廷禮義始乎京師在詩晉國之篇以為其民憂深思遠猶有陶唐氏之遺風故繫之唐風且陶唐之不為政久矣其德教在民雖百世而不易非以其嘗所臨治被化尤淳者乎今京師者宫室所在王教所先宜乎其風俗敦厚質固以表正萬邦使八紘取則遠

人知慕是當以道德為富而不以繁華為盛今乃子女玉帛多於郢國魚龍橦索過乎漢都雕飾淫巧之器奇袤纖靡之服陳鬻於市流於四方詐偽奸欺聚為淵藪虧損皇道熒亂民心臣愚以為宜益條節務從樸素事為之制物為之法掩塞末路摧省游人其兼并豪猾僭上剝下為蠹猶多宜深撙約使循律度勿令侵急小人以奉無厭之欲則天下之鰥寡孤獨困窮無告者得一息之寬矣

雅樂

臣聞人函陰陽五行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心術所形隨感而動動而無節則必有淫佚詐偽之心勃亂暴慢之事是以聖人立禮以文其外作樂以理其中發於詠歌律呂播於金石管絃調雅正之聲導生氣之和全其天理起其善心而不使邪氣僻情得接焉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無故不徹樂士無故不去琴瑟絃歌雅頌之音洋洋乎流於族黨鄉州之中民共聞之莫不油然有易

直子諒之心慈愛肅莊之意是以天下和悅禮義有序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謂其感人之深也教化治世之要必本於禮樂焉乃自周衰王道喪敗禮壞樂散諸侯各溺所好異國殊俗而鄭衛燕趙秦齊楚越淫過凶嫚傲辟促數之聲作斷棄先王之樂用變亂正聲秦漢已還承習備用魏晉南北兵禍煩多雜之以巴吳揉之以淫哇　耳目熒漬心志驕放古者所以興禮後世更用致亂焉其雅聲金奏雖世議完補然登歌下管既非賓

饗所用崇牙樹羽徒為備物之設惟於郊廟擊拊成禮而已間者伏聞朝廷招集諸生考正雅樂葢國家深維治本脩起頽廢上以尊宗廟下以美風俗者也臣誠愚鄙不達樂意竊思有以仰賛盛事少禆景化者臣聞昔在帝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學政至於師胥瞽矇皆用有道德通教化者世其官業通其精義故能用之祭享而鬼神格施之朝廷而君臣正展之律吕而陰陽和作之庠序而萬民協漢氏叙得人之

盛而協律在乎儒雅質直之列又漢制畀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取二千石至關內侯適子方為舞者歷代而下樂府令丞多用士人臣伏見太常樂工率皆市井閭閻屠販末類猥惡汙濁雜居里巷國有大事輒集而教之禮畢隨散則其藝安得而詳業安得而精褻慢三靈誣黷典禮豈人君虔奉天地祖宗之意乎今夫執技以事上者歷象則有司天之監醫藥則有翰林之署其琴弈書畫一藝之微者莫不厚賦廩稍間嘗蒙好賜聯翩

美仕朱紫垂章者亞肩於朝其太樂諸工真古者大夫士之職也所習者先王所以風化天下交接天人之具用則天子齋戒被法服儀典咸具而後設之是其於邦國之禮誠重矣而乃蓄養之至薄隷習之至簡曾不得齒乎醫卜雜藝之末以霑一命之榮是以人望太常之門徑趨而過矣又何暇一傾耳乎鐘磬之音者歟今幸得朝廷興起古道較定鐘石臣謂宜特立太樂署署依司天監為之官次秩序補用知鐘律之士以充其選擇

衣冠之後或設為官廕若漢太常弟子為立選者如太廟齋郎室長之制領屬太常使專肄習焉以奉郊廟之饗以盡孝恭之誠其天下有學校庠序之所使得備金石之樂春秋釋奠行鄉射之禮則奏焉以風示天下化民廣教則庶乎神人接洽上下恭順正四氣之和奮至德之光民知鄉方而人倫清矣謹論

乾隆御覽之寶

樂全集卷十一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錄監生臣葛魏錫